

电视系列剧

《聊斋》故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电视系列剧《聊斋》故事

本社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43,000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0571-5

I·227 定价: 3.10 元

出版说明

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它将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巧妙地交织为一，带领读者驰骋于花仙狐魅、人鬼神妖的活动天地中，而又“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展现出时代生活和社会风情的一幅幅画卷；它构思精巧，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无往不奇，引人入胜；它语言凝炼而描写细腻，章法工整而行文流畅，被公认为“才子之笔”。正因为如此，从它问世以来，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受到了千百万读者的喜爱，流传不衰；《聊斋》故事多次被后人改编为小曲、说唱、评书、地方戏等，搬上了舞台与银幕。

电视系列剧《聊斋》，是系统地将《聊斋》题材再现于电视银屏的一个尝试，它对于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丰富文化生活，使《聊斋志异》这一世界名著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所欣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系列剧献映以来，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为此，我们特将电视系列剧选题所涉及的《聊斋》故事，根据原文进行白话直译，汇编成帙，使电视机前的观众掌握故事情节，了解从小说原著向电视剧本演变的过程。我们希望，通过小说原始情节与电视艺术家再创作这两者之间的对照，能够进一步总结和积

累艺术经验,为更多更好地改编、移植古代优秀文学作品,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有志于继续了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精华的爱好者们来说,但愿本书能作为入门的阶梯。

本书按我社一九七八年新一版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的底本顺序直译。译文由萧逸、丁如明、王维堤、陈健四同志执笔。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1〕	出版说明
〔1〕	王六郎
〔6〕	长清僧
〔9〕	娇娜
〔17〕	叶生
〔20〕	陆判
〔28〕	婴宁
〔40〕	聂小倩
〔49〕	水莽草
〔54〕	凤阳士人
〔58〕	莲香
〔70〕	阿宝
〔76〕	张诚
〔83〕	红玉
〔90〕	李伯言
〔93〕	连琐

〔100〕	连城
〔107〕	商三官
〔110〕	宫梦弼
〔118〕	翩翩
〔123〕	田七郎
〔131〕	公孙九娘
〔138〕	雨钱
〔140〕	鸦头
〔148〕	封三娘
〔156〕	章阿端
〔162〕	花姑子
〔170〕	武孝廉
〔174〕	西湖主
〔183〕	伍秋月
〔189〕	荷花三娘子
〔195〕	骂鸭
〔196〕	彭海秋

〔202〕	窈氏
〔206〕	云翠仙
〔212〕	细侯
〔216〕	向杲
〔219〕	鸽异
〔223〕	巩仙
〔230〕	青娥
〔239〕	宦娘
〔245〕	阿绣
〔253〕	崔猛
〔261〕	凤仙
〔269〕	佟客
〔271〕	张鸿渐
〔280〕	折狱
〔285〕	云萝公主
〔296〕	乔女
〔300〕	真生

[304]	席方平
[311]	阿纤
[318]	瑞云
[322]	仇大娘
[334]	珊瑚
[342]	葛巾
[351]	黄英
[358]	书痴
[364]	王者
[367]	香玉
[375]	石清虚
[380]	王桂庵

王 六 郎

有一个人姓许，家住在山东淄川城北门外，以打鱼为生。每天夜里，他带着酒到河边，一边饮酒一边下网。饮前，他总先把些酒泼在地上，祭祝道：“愿河中的落水鬼，也能干上一杯！”这样习以为常。别人同样在这里打鱼，终夜一无所获；只有许渔夫一人，每回满筐而归。

有一天傍黑，许渔夫正独自在河边饮酒，有一位少年翩翩而来，在他身边走来踱去。许渔夫见了，就邀请少年同饮，少年很爽快地答应了，与他举杯共酌。酒后，许渔夫照常下网，不料整夜连一条鱼都没打到，心中很是懊丧。这时少年起身说道：“请让我到下流替你赶鱼吧。”说完就飘然离去。不一会儿，少年回来了，说：“鱼大群大群地涌来了。”许渔夫侧耳谛听，果然唼唼呷呷，一片鱼群的吸食声。他赶紧撒网，一网就打到了好几条，每条都有一尺多长。他喜出望外，再三向少年道谢。该回家了，他又送鱼给少年，少年不受，说：“我多次叨扰，饮了你的美酒；今天这点小意思，哪里够得上报答深情厚意呀！如蒙不弃，可以每天来为你效劳。”许渔夫说：“仅仅这一夜在一起喝酒，怎能说‘多次’呢？你如果肯常来看望，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啊。惭愧的是我一个打鱼人，没什么东西可答谢你的情义。”说完，请教少年的姓

名，少年答道：“我姓王，没有名字，相见时叫我王六郎就行了。”于是两人就分手告别。

第二天，许渔夫将鱼卖了，特意多打了些酒。傍晚到河岸边，见六郎已先在那儿等候了，就又同他欢饮起来。每饮几杯，六郎就起身替渔夫赶鱼。像这样过了半年。一天，六郎忽然告诉渔夫说：“我有幸拜识了你的风范，我们情深谊长，赛过亲兄弟，可叹的是分别之日，就在眼前了！”话说得很是悲痛。渔夫大惊，急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六郎吞吞吐吐，犹豫再三，才说：“我们两人如此情意相投，说出真相，你也许不至于会害怕吧！现在分别在即，不妨实言相告。其实，我是个鬼啊！生前好酒成性，一天喝得酩酊大醉，失足淹死在河中，至今已好几年了。先前，你打到的鱼，比起他人来独独为多，这都是我在暗中驱赶，用以报答你每夜洒酒相祭的恩情罢了。明天，我的业数就满了，应有替死者来，我将去重投人生。你我相聚，只剩今晚一夕了，所以不免悲伤！”许渔夫刚听这一席话时，心中很是惊骇，但因二人亲近已久，所以也就不觉怎么恐怖了，于是也哽咽抽泣，向六郎敬酒说：“六郎，干了这一杯，别再难受了。我们有缘相见，却又匆匆分别，确实令人悲伤；然而你业满超生了，正应当祝贺，现在反这样哀哀切切的，可不像话啊。”于是就酌酒与六郎一起痛饮。饮间问起道：“到底是谁来作替身呢？”六郎说：“明天请你到河边来看。中午时分，有一位女子渡河落水，这就是我的替身了。”二人饮了通宵，不觉听得邻村鸡鸣喔喔，只得恋恋不舍地挥泪而别。

第二天，许渔夫诚心诚意地候在河边，想窥看那件奇事

的究竟。到时果然有一位妇女怀抱着婴儿前来，走到河边，失足栽入水中。婴儿被抛掷在河岸上，挥手踢脚，呱呱地啼哭不停。这妇女在河水中沉下浮起、浮起沉下了好几次，忽然水淋淋地攀着河岸，爬出水面，挣扎着上了岸。她无力地坐在地上，稍稍喘息一会后，便径自抱起婴儿离开了。

当妇女溺水时，许渔夫很不忍心，想奔去搭救；转而一想这是来替代六郎的人，所以又止住了脚步，没有上前救援。等到妇女自己爬出水来，他又疑惑六郎昨夜所说的话并无应验。等到傍晚，渔夫到老地方打鱼。六郎又来了，说：“今天又碰头了，而且不需再说分别的话了。”渔夫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六郎答道：“这女子本已来替我了。我可怜她那怀抱中的婴儿；如果替代了我一人，就势必伤了两条性命，所以又把这女子放了。现在不知何时才能有人相代，也许你我兄弟的缘份还没到头吧！”渔夫感叹地说：“这是仁义之人的慈悲心肠，当能上通天帝的啊！”于是两人又像当初那样，夜夜相聚。

过了几天，六郎又来告别。渔夫想是有新的替身要来了。六郎说：“不是。上次那侧隐不忍的念头，果然上达天庭，现在天帝授我为本省招远县邬镇的土地神，明天一早就要走马上任。你如果不忘旧友，请前往探看我一回，千万别怕路途遥远，山河阻隔啊！”渔夫祝贺道：“你因正直而成神，真是大快人心；可是人神之间，阴阳路隔，就是我不怕路远道阻，又能怎么样呢？”六郎说：“你只管前往，一切不必担心。”再三叮咛后别去。

渔夫回家后，就预备打点行装，东往招远。他妻子打趣

道：“这一去好几百里路，就是真有这么个地方，只怕一个泥菩萨，你也无法与他交谈。”许渔夫不听，一心东去，终于来到了招远县。他向当地人一打听，果然有个邬镇，又寻到镇上，在客店里歇下，问店主人土地庙在什么地方。主人大惊说：“莫非客官姓许吧！”渔夫答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主人又问：“客官贵乡莫非是淄川？”答道：“是啊，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店主人也不回答，急匆匆就奔出了门。不一会儿，男人抱着小孩，媳妇、闺女从门缝中探头张望，络绎不绝地来了好多的乡民，像一堵人墙般把客房团团围住了。渔夫更加惊奇，大家就告诉他：“几天前夜里，大家梦见土地神说：‘淄川有个姓许的是我的好友，就要来到这里，你们可资助他一些盘缠。’我们大家恭候你已多时了。”许渔夫也感到奇异。于是前往土地庙，祭奠六郎，祝祷说：“与你相别之后，梦里醒时，没有一刻不想念。今日远道来赴前日之约，又承你托梦给乡民，感激之情，铭刻心中。惭愧的是没有丰厚的祭品，只有这一大杯酒聊表寸心。如仍蒙不弃，愿像往日河边同饮的光景！”祝祷毕，又焚化了钱陌和纸帛。一会儿，只见一阵风从神座后卷起，在空中盘旋多时，方才渐渐散去。当夜，渔夫又梦见六郎前来，衣帽光鲜，与过去大不相同，告谢说：“有劳你远道前来相访，我不禁悲喜交加。只因身任这小小神职，不便与你直接见面，咫尺之间，却好像远隔山河，心中很是悲伤。乡民们将有些微薄的馈赠，姑且代表我稍慰往日的交情。你如果一旦定下了归期，我还当奔走相送一程。”

许渔夫在邬镇住了几天，就准备回去了。乡民们纷纷

挽留，既殷勤，又恳切。早上东家请，晚上西家邀，一天有好几家作东。许渔夫谢却大家的盛情，坚持要动身了，乡民们又写了帖子，抱着包裹，争先恐后地献礼送行，不到一个早晨，赠送的礼物，行囊中满满的装也装不下。全镇老老少少都聚集在一起，在路上设席饯送许渔夫出村。出得村口，忽然平地卷起一股旋风，左右追随渔夫，一直送了十几里路。于是许渔夫对旋风拜了两拜，说：“六郎，你自己珍重啊！不要再远送了。你心地慈悲，必能为一方百姓造福，这也不用老友再叮嘱了！”只见那股风盘旋上下，恋恋不舍，久久才腾空而去。乡民们也都感叹惊讶而归。

许渔夫回到淄川，因馈赠丰厚，家境也稍稍宽裕了些，就不再打鱼了。后来每见到招远人来，就打听六郎情况，都说，土地神有求必应，如声发响应，十分灵验。

也有的人说，那地方就是章丘县石坑庄。也不知究竟谁说得对。

长 清 僧

山东长清县有个和尚，持戒严谨，洁身自好，悟道高深，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是很健康。有一天，他一跤摔在地上不起来，庙里的和尚急忙赶上前抢救，老和尚却已去世了。

可和尚自己还不知已经死去，魂魄飘飘，来到了河南地界。河南有位公子，世代乡绅。那一天公子带着十几个家丁，一人一骑，架鹰猎兔。不料公子的坐骑受惊，狂奔不止，他竟堕马而死。老和尚的魂魄正好碰到公子的尸身，一下子就附结为一体。于是“公子”就慢慢苏醒过来——其实灵魂已换成老和尚的了。仆人们围住“公子”，问他怎么样了。“公子”慢慢睁开眼睛，说：“我怎么到这地方来了？”众人把他扶回家去。

一进门，“公子”就见一群艳丽的女子，纷纷围集过来向他慰问，他十分惊惧，说：“我是和尚啊，怎么到这儿来了！”家里人以为他在说胡话，都恳切地反复开导他。“公子”也不说明辩解，只是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家人给他送来米饭，他就进用，送来酒肉，他就拒绝。夜里独睡一室，不受妻妾们侍奉。这样过了几天，他忽然想要稍稍走动走动。大家都很高兴。出得房来，才一会儿就有许多仆人纷纷而来，送

上各类钱粮账册，都要请他核算。“公子”假托新病未愈精神不济，都推卸掉了。只问：“山东有个长清县，你们知道吗？”大家都答：“知道。”他又说：“我闷得无聊，想到长清去游览一番，你们马上给我准备行装。”大家说公子伤病刚好，不应远游。“公子”不听劝阻，第二天就出发了。

到了长清，“公子”见风光未改，景物依旧，也不用问路，就径直来到原先住持的庙中。他的几个徒弟，以为是贵客到了，就拜伏请安，十分恭谨。“公子”故意问徒弟：“方丈老僧到哪儿去了？”答道：“师父不久前已离开人世了。”“公子”问坟墓在哪里，徒弟们就引导他前往。只见孤坟茕茕，培土三尺，坟上荒草新生，青绿簇簇，还没长满呢。众和尚不知这位贵客公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过了一会，“公子”吩咐备马，打算回去，临行嘱咐众和尚：“你们的师父是位守戒清净的高僧，他留下的训示，应敬守不违，不可有所亵渎败坏！”众僧连应“是，是”，于是“公子”离寺而去。

回到河南，“公子”心如死灰，坐如枯木，丝毫不理会经营家务。过了几个月，他又悄悄离府出门，一路不停地来到了长清旧寺。他对众弟子说：“我就是你们的师父。”众弟子怀疑他胡说八道，又不敢反驳，只是相视而笑。“公子”就向弟子们讲了借尸还魂的本末终始，又一一历述了生平的言行，分毫不差。众弟子这才相信，让他坐在原来的僧榻上，像过去一样侍奉他。

后来，公子家多次派了车马来，哀哀恳求少爷回去，“公子”看都不看一眼。又过了一年多，公子的妻子派了管家到长清，赠送许多财物。“公子”回绝了一切金银丝帛，只受下

一件布袍而已。公子的故友，有时来到长清，总是恭敬地去拜访他，见他不妄言笑，心诚信笃；虽然看上去才三十岁光景，却常常说起八十多年间的事情。

娇娜

有一位书生名叫孔雪笠，山东曲阜人，是“圣人”孔夫子的后代。孔雪笠为人，胸怀宽广，很有涵养。他还擅长作诗。他有一位好朋友，在浙江天台县作县令，托人捎信来请他去天台小住。雪笠应邀前往，谁知县令正巧过世。他衣食无着，更无盘缠回山东，没办法，只得寄居当地普陀寺中，受寺僧雇佣抄录经文，聊以为生。

寺西百余步，有一座单先生的宅邸。单先生原是大家公子，因为遭遇了一场大官司，家境萧条，人丁减少，就移居到乡下，这所宅子也就荒废了。有一天，大雪纷飞，犹如天崩地裂，路上空荡荡的不见行人。雪笠踏雪而出，偶然经过单府，见一位少年公子，神采丰美，服饰华丽。少年见到雪笠，小跑近前，向他行礼，稍稍问候了数句，便邀请雪笠屈尊到宅中作客。雪笠很喜欢这位少年，就爽快地跟他进去了。入门一看，房屋不很宽大，所到之处均悬挂着锦制的帷幕，屋壁上大都挂有古人的书画。在一间屋里，书桌上放着一册书，题作《琅嬛琐记》，所谓琅嬛，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境。雪笠取书翻阅了一遍，见所记都是平生未见之事。雪笠因少年居住在单宅，以为他就是宅主，也就不再问他家世的情形。少年却细细询问雪笠的行踪，听说后，对雪笠很是同